

北史

列傳

十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5

14

30

25

20

15

10

文庫 11  
D 275  
14

北 入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

辛雄

族祖琛 琛子術  
術族子德源

楊機

高道穆

兄謙之

綦雋

山偉

宇文忠之

費穆

孟威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也父暢汝南鄉郡二郡太守雄有孝性居父憂殆不可識清河王懌為司空辟為左曹懌遷司徒仍授左

西川世國堂  
氏園南甫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9608

復

容

曹雄用心平直。加以闡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每謂人曰。必也無訟。辛雄有焉。歷尚書駕部三公郎。會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匡服欲與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謬謬之性。簡自帝心。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至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未幾匡除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稱雄之義。左僕射蕭寶夤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滌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爲獄成。悉不斷理。詔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懲勸隱恤者也。古人唯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冤而不理。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爲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季。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人非公卿士大夫之謂。以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季明納之。後除司空長史。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季明欲親討。以荊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與臨淮王彧東趣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鷓路。衍稽留未進。彧師已次汝濱。逢北溝求救。議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王執麾闡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彧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車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彧軍。令速

赴擊賊。聞果自走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於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爲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後爲吏部郎中。及介朱榮入洛。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孝莊欲以雄爲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知。孝莊曰。寧失亡而用之。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後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人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耆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闕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旌其門閭。莊帝從之。因詔。人年七十者。授縣八十。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永熙三年。兼吏部尚書。時近習專恣。雄懼其譖。慝不能守正。論者頗譏之。孝武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神武至洛。

於永寧寺大集朝士。責雄及尚書崔季芬、劉廐、楊機等曰：「爲臣奉主，匡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乃誅之。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溫良雅正。初爲兗州安東府主簿，與祕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後爲太尉騎兵參軍，每爲府主清河王懌所賞。至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爲上第。」及梁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爲荊州軍司，纂善撫將士，人多用命，賊甚憚之。會季明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祕，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爲義宗所圍，相率固守。季莊卽位，除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禽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永安二年，元顥乘勝至城下，爲顥禽之。季莊還宮，纂謝不守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轉滎陽太守。百姓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前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內，患之。纂伺捕禽獲，梟於郡市，百姓欣然。纂僑屬洛陽，太昌中，乃爲河南邑中正。永熙三年，除河內太守。齊神武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神武，慰勉之。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執河內手也。」尋爲兼尚書南道行臺、西荊州刺史。時蠻酋樊大能應西魏，纂攻之，不尅而敗。爲西魏將獨孤信所害，贈司徒公。雄族祖琛，琛字僧貴，祖敬宗，父樹寶，竝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閣，曰：「勿使丞入也。」季文南征，麗從輿，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諫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竝不問。後加龍驤將軍。

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卒於官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于色當官奉法所在有稱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爲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錄勳書時李崇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逢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魏子建爲山南行臺以爲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于滎陽爲人所劫害贈東秦州刺史俊弟術

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尅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爲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上書請立碑頌德齊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游道中書侍郎李繪等竝追詣晉陽俱爲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六年侯景叛除東南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禽蕭明遷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略使齊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度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敕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台蘄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

於太廟。此璽卽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沒于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業。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術。故術以進焉。尋徵爲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兗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獎也。疎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嗜。欲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貨物。一豪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饒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子閣卿。尚書郎。閣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術族子德源。

德源字季基。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左丞。德源沈靜好學。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美儀容。中書侍郎裴讓之特相愛好。兼有龍陽之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竝虛襟禮敬。同舉薦之。後爲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德源本貧素。因使薄有資裝。遂餉執事。爲父求贈。時論鄙之。中書侍郎劉

隱居

政訓

逖上表薦德源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籍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  
 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  
 之雅器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後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及還待  
 詔文林館位中書舍人齊滅仕周為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  
 尉遲迴起逆以為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隋受禪不得調者  
 久之隱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素與武陽太守盧  
 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為交結恐有姦  
 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及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  
 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  
 卷注楊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奏以為掾轉諮議參軍卒官有  
 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德源從祖兄元植  
 齊天保中司空司馬學涉有名聞于世德源族叔珍之少有氣俠  
 歷位北海太守後行平州事卒於州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諡  
 曰恭子慤武定末開府鎧曹參軍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也祖伏恩徙居洛陽因家焉機少有志節  
 為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竝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  
 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臥而已暉曰吾聞君  
 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吾既委得其才何為不可由是聲名更著  
 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為京兆王愉國中  
 尉愉甚敬憚之後為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訴訟者一經其前後  
 皆識其名姓并記其事理歷司州別駕清河內史河北太守竝有  
 能名永熙中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為時  
 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竝為齊神  
 武所誅



高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也。祖潛獻文初。賜爵陽關男。詔以沮  
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父崇字積善。少聰  
敏。以端謹稱。家資富厚。而崇志尚儉素。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  
本生絕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啓復本姓。襲爵除  
洛陽令。爲政清斷。吏人畏其威風。發擿不避。強禦縣內。肅然。卒贈  
滄州刺史。謚曰成道穆。以字行于世。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儁士。  
幼孤。事兄如父母。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  
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  
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求用於匡。匡遂引爲御史。其所糾摘。不避  
權豪。正光中。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卽尚書令崇之子。多有非  
法。逼買人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爲木人。執節道  
穆繩糾。悉毀去之。并表發其贓貨。尒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  
榮甚憚之。蕭寶夤西征。以爲行臺郎中。委以軍機之事。後屬兄謙  
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于孝莊。孝莊時爲侍中。深相保護。及卽  
位。賜爵龍城侯。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及元顥逼武牢。或勸帝  
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言。關中殘荒。請車駕北度。循河東下。  
帝然之。其夜到河內郡。北帝命道穆燭下作詔書。布告遠近。於是  
四方知乘輿所在。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公。於時尒朱榮欲  
迴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此桓  
文之舉也。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可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  
深然之。及孝莊反政。因宴次。謂尒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社  
稷不安。可爲朕勸其酒。令醉。因榮陳其作監軍時臨事能決。實可  
任用。尋除御史中尉。仍兼黃門。道穆外執直繩。內參機密。凡是益  
國利人之事。必以奏聞。諫爭盡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

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叔宋世良等三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百姓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松砂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揚侃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涓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敕監儀注又詔祕書圖籍及典書緗素多致零落可令道穆總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向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爲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干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爲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更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

直十人名隸廷尉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爲之御史若出糾劾卽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案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送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諸門下通訴別加案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從可息藜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尒朱榮死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謂曰今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爲御史故有此詔及尒朱世隆等戰于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于是北遁加衛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爲南巡之計未發會尒朱兆入洛道穆慮禍託病去官世隆以其忠於前朝遂害之太昌中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子士鏡襲爵爲北豫州刺史道穆兄謙之

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以孝聞專意經史天文算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好文章留心老易襲父爵孝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于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令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并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政體多爲故事時道穆爲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竝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伎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

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繆繼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惡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年已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亦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行新典。更明往制。庶茲豪知禁。頗自屏心。詔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以爲自正光以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但知將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惟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略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誡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闡。蔽上擁下。虧風損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人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係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入。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故有國有家者。不患人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伏願少垂覽察。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除爲國子博士。謙之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施瞻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八體。如何殘害。謙之以父舅氏。沮滌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乃修涼書十卷。行于世。涼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流。競以佛理來難。謙之

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曆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者。撰為一家之法。雖未行于世。識者歎其多能。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為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為周制。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人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海。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饒。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州茅之臣出財助邊。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權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法既興。錢弊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關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群祆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倉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竝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人物彫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坐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竝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

正光中爲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爲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會謙之家僮訴良神軌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營州刺史諡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冤屈謙之弟謹之字道修父崇旣還本姓以謹之繼沮湫氏

綦儁字擲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儁季莊時仕累遷爲滄州刺史甚爲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尔朱世隆等誅齊神武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議所立莫有應者儁避席曰廣陵王雖爲尔朱扶戴當今之聖主也神武將從之時黃門崔悛議不同高乾魏蘭根等固執悛言遂立季武帝及帝入關神武深思儁言常以爲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勳貴排儁騶列倒儁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羶弊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爲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諡曰文貞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祖強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中散從獻文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幼之位金明太守偉涉獵文史孝明初元匡爲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爲羽林隊主趨直長於殿門偉卽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

又

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  
又欲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  
人。又因奏立勳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敘。偉遂奏  
記贊。義德美。義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  
因是稱薦之。又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  
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爲諫議大夫。余朱榮之害朝士。偉  
時守直。故免禍。及孝莊入宮。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  
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考。外兵郎李奧。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  
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  
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  
郎。節閔帝立。除秘書監。仍著作。初。余朱兆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  
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  
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  
將軍。中書令。兼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諡曰文貞公。國史自鄧彥海。崔深。崔  
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綦儁及偉等。諂說上黨王  
天穆及余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  
纂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  
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  
由也。外示沈厚。內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  
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爲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  
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  
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長子昂襲爵。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居代。

都父侃卒於書侍御史忠之涉獵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爲黑字後敕修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梁武定初爲尚書右丞仍修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試焉旣獲丞職大爲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旣失官爵怏怏發疾卒于君山

費穆字朗興代人也祖于位商賈二曹令懷州刺史賜爵松陽男父萬襲爵位梁州鎮將贈冀州刺史穆性剛烈有壯氣頗涉文史好尚功名宣武初襲爵稍遷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臨太后之元舅恃外戚之親多爲非法穆正色匡諫集亦憚之後蠕蠕王婆羅門自涼州歸降其部衆因饑侵掠邊邑詔穆銜旨宣慰莫不款附明年復叛入寇涼州除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仍爲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見敵便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劣之衆爲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俄而競至伏兵奔擊大破之及六鎮反叛穆爲別將隸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議班師以朔州是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不全則并肆危選將鎮捍僉議舉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尋改雲州刺史穆招集離散頗得人心北境州鎮皆沒唯穆獨存久之援軍不至穆乃棄城南走授余朱榮於秀容旣而詣闕請罪詔原之尋昌中以都督討平二絳反蜀拜散騎常侍後祆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軍擊破之及余朱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屯小平榮執奉尋莊穆遂先降榮素知穆見之甚悅穆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



人長驅向洛前無橫陳者政以推奉主上順人心故今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大作討罰更樹親黨公還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內難行矣榮心然之於是有河陰之事天下聞之莫不切齒榮入洛穆爲吏部尚書魯縣侯進封趙平郡公爲侍中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討平邢杲時元顥入京師穆與天穆旣平齊地將擊顥穆圍武牢將拔屬天穆北度旣無後繼穆降顥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引入詰讓殺之

李莊還宮贈侍中司徒公諡曰武宣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也頗有氣尚尤知北上風俗歷東宮齋帥羽林監後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累遷沃野鎮將前後頻使遠藩粗能稱旨普泰中除大鴻臚卿卒贈司空公于恂

論曰：辛姓。史前歷職。以公方行。已懷哲。體有清監。德游雅。勸竝素門之所得也。楊機清斷在公道。穆兄弟有政事之用。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葢聞。費穆出身効力。功名著矣。末路一言禍延簪帶。其死也宜哉。孟威以方言陳力。其勤亦可稱矣。

昭和十五年九月七日朝此日曇陰涼雨

長樂王盛山

神武考子

人長... 衆百官之盛... 河陰之... 元... 刺... 良... 費... 謝... 北... 列... 齊... 趙... 清... 廣... 陽... 襄... 上... 平... 長... 神...

刺... 其... 亦... 何... 爾... 矣

良... 於... 火... 山... 谷... 善... 矣... 末... 祖... 一... 言... 師... 我... 警... 帶... 其... 孫... 也... 宜... 特... 益... 氣... 以... 女... 言

費... 事... 受... 湘... 山... 勒... 山... 汗... 賊... 爽... 也... 之... 難... 文... 史... 足... 用... 而... 難... 能... 盡... 聞... 費... 變... 出

謝... 拉... 素... 門... 之... 池... 折... 少... 於... 難... 吉... 難... 亦... 公... 難... 難... 只... 弟... 育... 如... 事... 之... 用... 甚... 出

北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齊宗室諸王上

趙郡王琛 子勰

清河王岳 子勵

廣平公盛

陽州公承樂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弟思好

平秦王歸彥 子武 興王普

長樂王靈山

神武諸子

及古封 卷五

齊宗室諸王上

趙郡王琛字元寶齊神武皇帝之弟也少便弓馬有志氣封南趙郡公累遷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神武帥師入洛陽以晉陽根本召琛留總相府政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神武後廷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太尉尚書令諡曰貞天平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進爵為王配享神武廟庭子叡嗣

叡小名須拔幼孤聰慧夙成特為神武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娘母之恩異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年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山公主也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叡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叡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武驚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叡前跪拜因抱頸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遂為休務一日叡讀孝經至資于事父輒流涕歔歔十歲喪母神武親送至領軍府為發哀舉聲殞絕三日水漿不入口神武與武明太后殷勤敦譬方漸順旨居喪長齋骨立柱而後起神武令常山王與同臥起日夜喻之并教左右不許進水雖絕清漱午輒不肯食由是神武食必呼與同案神武崩哭泣嘔血及壯將婚貌有戚容文襄謂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何嫌而不樂對曰目痛孤遺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文襄為之憫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文宣受禪進爵為王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事有知人之鑒天保二年出為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稱為良牧六年詔叡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叡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熱遣信道送冰正遇炎盛咸謂一時之要叡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義獨進寒冰遂

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先是役罷，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營伍，強弱相持，頓全者十三四焉。八年，除都督北朔州刺史。叡撫慰新遷，置烽戍，備有條法。大爲兵人所安。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史。文宣特崇其選，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侍宴，帝從容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皇建初，兼并州事。孝昭帝臨崩，預受顧託，奉迎武成于鄴。拜尚書令。天統中，追贈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諡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受。時隆冬盛寒，叡跣步號哭，面皆破裂，嘔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宮人避之。叡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並令。取叡節度，而使段孝先總焉。帝與宮人被緋甲，登故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稍杖之以歸。是役也。段孝先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失道，爲虜所屠，無遺類焉。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抱其頭哭。任城王潛進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孝先於帝前曰：「段婆善爲送女客。於是」以叡爲能，加尚書令，封宣城郡公，拜太尉，監五禮。晚節頗以酒色爲和士開所構。叡久典朝政，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武成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爲兗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

事非爲卮酒。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臂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叡。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嘆曰。大丈夫運命一朝至此。且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勿入。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送華林園。於崔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其年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諡。子整信嗣。好學有行檢。位儀同三司。後終于長安。

清河王岳。字洪略。神武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以器度知名。卒于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黃鉞。大將軍。太傅。錄尚書事。諡孝宣公。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深沉有器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而有光移於別室。如前所見。怪之。詣卜者筮。遇乾卦。大有占者曰。

兵

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岳於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信都。神武見之。大悅。及戰于韓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神武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封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爲僚屬。論者美之。尋授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隸京畿。時神武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京師輔政。岳性至孝。母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去職。哀毀骨立。神武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位。歷冀晉二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有綏邊之稱。及神武崩。侯景叛。梁武乘間遣其貞陽侯明於寒山擁

泗水灌彭城。與景為犄角聲援。岳總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擊破明禽之。景仍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又破之以功。除太尉。又統慕容紹宗、劉豐等攻王思政於長社。岳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為思政所獲。西魏出岳援思政。岳內外防禦。城不沒者三板。會文襄親臨。數日。剋城。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文襄以為已功。故賞典不弘。文襄崩。文宣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鄴。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五年。加太保。尋為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師次義陽。西魏克荊州。因略地克郢州。獲梁郢州刺史陸法和。送鄴。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竝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鍾。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彥少孤。神武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及歸彥為領軍。岳謂其德已更倚仗之。歸彥密構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僭擬為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縣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為姦人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彥就宅賜以鴆。岳曰。臣無罪。彥曰。飲之。飲而薨。朝野惜之。時年三十四。詔大鴻臚護喪事。贈太宰。太傅假黃鉞。給輜輶車。諡曰昭武。敕以城南宅為莊嚴寺。初岳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私兵戎器。儲甲千餘。領文襄末。岳表求納之。文襄推心相任。不許。文宣時。亦頻請納。又不許。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文宣廟庭。後歸彥反。武成知其前譖。以歸彥良賤。百口。贈岳家。贈岳太師。太保。餘如故。子勸。

勸。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為青

州刺史。歷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樂侯。性剛直，有才幹。斛律光雅敬之。每征伐，則引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爲周師所敗，勸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苟子溢尤幸。勸將斬以徇。太后救之，乃得釋。劉文殊竊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勸攘袂曰：「今西軍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若今日殺之，明日就誅，無恨。」文殊甚愧之。勸勸後主，五品已下家累悉置三臺上，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輩必死戰，乃可捷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遷。勸恒後殿，爲周軍所得。武帝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勸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爲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隋文帝爲丞相，謂曰：「齊亡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隣境，宜善自愛。」勸拜謝曰：「勸亡齊末屬，不能扶危定傾，旣蒙獲宥，已多優幸。況濫叨名級，致速官務，帝甚器之。再遷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勸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告諭所部，自是遂止。百姓賴之。開皇七年，轉光州刺史。上表曰：「陳氏數年已來，荒悖滋甚，天厭亂德，祆寔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祆訛。人神怨憤，怪異荐發。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蕃守，與其隣接，密邇仇讎。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卽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船邁，臣雖驚怯，請効鷹犬，并上平陳五策。」帝嘉之，答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勸爲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時隴右諸羌數爲寇亂，朝廷以勸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人夷悅附，豪猾屏迹，路不拾遺。以善政稱。後吐谷渾來寇，勸時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勸亡戶口，坐免。卒于家。大唐褒顯前代名臣，追贈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子士廉。

最知名。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盛來赴。以爲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錄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昌王。卒于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爲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橋之戰。司徒高昂失利奔退。永樂守洛陽南城。昂走趣城南。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禽。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

樂。然後知二人清直。竝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謚曰武昭。無子。從兄思宗以第二子季緒爲後。襲爵。天保初改封修城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粗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爲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凶暴橫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鬪爲事。文宣竝收掩付獄。天恩等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爲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郡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

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



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  
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將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季昭  
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季昭之誅楊愔  
等謂武成云事成以汝爲皇太弟及踐位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  
子百年爲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恒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庫狄  
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  
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季瑜僞獵謀於野暗乃歸先是  
童謠云中興寺內白晃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鍾時  
丞相府在北城中卽舊中興寺也晃翁謂雄雞蓋指武城小字步  
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鍾言將被擊也旣而太史奏言北  
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爲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  
赴并州武成先告元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  
季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  
省一夜思之武成卽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  
漏未盡武成遽出曰神策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  
說梁季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  
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  
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沉靖自  
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卽恐族誅因逼之答  
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敕執豐樂  
斬歸彥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狐  
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  
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藩知占候密謂武  
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

成

覘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卽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爲和士開譖。被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若爲可使。出爲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爲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爲。及爲右僕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終致覆敗。

思宗弟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以騎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鷲入鷄群。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傲。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僞。昵近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挈鷹於西市。駁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隣國。竝非有辜。奄見誅殄。孤旣荼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

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爲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城。平都遇斛斯季卿，季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爾何物事？」乃得坐食。于是賞季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剝焚之，烹尚之于鄴市。令內參謝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思好友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言，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死者弟伏闕下，訴求贈兄，長鸞不爲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爲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以功行河東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徽喪，與穆同營葬，贈司徒，諡曰文宣。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嬌妒，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爲太妃，善事二母，以季聞徵爲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別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濟南自晉陽之鄴。

楊愔宣敕留從駕兵五千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等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杖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柏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阼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從晉陽迎武成于鄴及武成卽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旣地居將相志氣盈滿發言陵侮傍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爲禍亂上亦尋其前翻覆之迹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口至尊以右丞相登帝位今爲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卽乾和繕寫書旨仍敕門司不聽輒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清陽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車駕如晉陽乘虛入鄴爲其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逼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樞別駕陳季瑒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仍竝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鄴迎陛下當時不及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

嚇漢

誰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卽臨城自刎。其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鎖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頴少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邪。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于是帝又使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爲蕃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著憤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及。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九歲歸彥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游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于長安。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終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諡曰文宣子懿。卒于武平。鎮將無子。文宣以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爲靈山後。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黃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恒參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贈兗州刺史。建國侯孫又襲。又少謹。武平末。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爲太府少卿。坐事死。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

襄城景王清武城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尔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浹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尔朱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馬氏生漢陽敬懷王洽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大見校罰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為務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為文襄所愛文宣性雌懦每參文襄有時洩出浚恒責帝左右何因不為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為青州刺史雖頗好收獵聰明矜恕上下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為

戲狐掉尾

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為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于屏處召楊遵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盛以鍤籠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澁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為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嘿然浚等聞之呼長廣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為諸

王所傾服帝恐為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槩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籠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為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于浚敕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浚第二子準字茂則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為王歷位尚書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為太傅與彭城河間王竝給仗身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于晉陽或云以酖終還葬鄴贈假黃鉞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浚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浚書見浚筆迹未工戲浚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浚正色答曰昔甘羅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為滄洲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食浚纖介知人間事有陞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浚察知之守令畢集浚對眾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日告州浚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史君在滄州日禽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浚乃詐為

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洩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洩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洩重其意。爲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洩未朞。悉斷盡。別駕羊修等。恐犯權威。乃詣閤。諮陳。洩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威。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威爲言。修等慙慙而退。後加特進。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遷太師。錄尚書。洩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卽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姊。兼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洩擿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後車駕巡幸。洩常留鄴。河清三年三月。群盜白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洩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洩第。至內室。稱敕呼洩牽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洩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洩未被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洩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洩見殺。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給輜輶車。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倣儻不群。雖在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



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爲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概，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宮中讙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陵犯郡縣，爲法司所糾，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桑門爲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爲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有敕：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修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蕃闈，汝是誰家執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襲爵，位終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無子，詔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

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

官。後主敗奔鄴。亮從焉。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于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于諸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爲周軍所執，入關，依例授儀同，分配遠邊。卒于龍州。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嘗令湝鎮晉陽，總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錄尚書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正平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居城諸，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婦人泣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并州牧，出爲冀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湝頻收大將，不繫已，然寬恕爲吏人所懷。五年，青州人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

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于晉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湝，至尊出奔，宗廟旣重，群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湝，竟不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湝竝沉諸井，戰敗。湝、孝珩俱被禽。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城，湝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徵，盧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湝及五子於長安北原。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尚書令。

以滑稽便辟有寵于文宣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于是擢拜晏之為徐州刺史文宣崩湜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為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創死也乾明初贈假黃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悅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為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錄尚書事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于州贈左丞相太師錄尚書凝諸王中最為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千里駒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于吏職至于摘發隱偽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回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孝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回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尋為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

保河南道行臺錄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為定州刺史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為後論曰趙郡王以跽萼之親當顧命之重安夫一德固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若斯之速歟清河屬經綸之期青雲自致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風烈適足以彰文宣之失德焉思好屬昏亂之機歸彥因猜嫌之釁咫尺鄴都以速其禍智小謀大則宜然神武諸王多有聲譽永安以諫爭遇禍固齊室之比干彭城涖人布政乃與循良比迹求之近古未為易遇上黨申威淮海受屬申罪以英俠之氣迫悲歌之思欲食藜藿之羹處茅茨之下其可得乎馮翊廉慎閑明妄被讒慝以武成陰忌之朝而見免夫角弓之刺已為幸矣

十五年九月八日曜日夕了此卷

武成諸子

後主諸子

文襄六男六女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寬宋氏生河間王孝琬王侯生廣寧王暕南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生生廣寧王暕南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

河南康獻王暕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有心

錄河南道行臺錄尚書劉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為

是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

漢陽敬懷王治字敬延神武皇帝五子也入保元年封

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馬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

論曰趙郡王以則等之親當領命之重安夫一德固其具

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喻以斯忠義取楚凶惡豈可

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則見旋踵之禍不然則邦

之連與清河屬之期青雲自致出將入相

十五

其河間陳曰燕幸矣

其河間平。其燕幸矣。其河間平。其燕幸矣。其河間平。其燕幸矣。

北史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齊宗室諸王下

文襄諸子

文宣諸子

孝昭諸子

武成諸子

後主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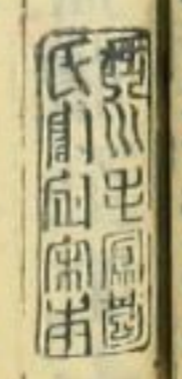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

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

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獻曰。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

及古調 靈



爵為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三杯。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棊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楫櫓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效。處處營造。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而親。由是獻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獻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余未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彥載以出。醜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為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為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為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技藝。嘗於聽事。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為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舍光殿。孝珩以大威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道兵。趣潼關。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寶物。賞將士。帝不能用。承

光卽位。以孝珩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月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游豫園。勒兵出。旣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忽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爲滄洲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爲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親爲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受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啟歸葬山東。從之。尋卒。還葬鄴。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曹將出。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

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玄都。法順請以奏，不從。帝聞，使搜之，得真庫稍幡數百。帝聞以為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為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于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謠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為太尉，與段韶討柏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眾。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荅。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滕請以安身之術，相願曰：「王前既有勲，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為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於天而遭鳩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而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為



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出。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買護爲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悉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齊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烝脂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爲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撻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禽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勦鼠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并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

實不能與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結蕭牆，盜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鄉士，猥見推逼，今便祇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皆笑之。及是，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白稱名，流涕鳴噎，衆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齔石以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得守大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陣。和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齊人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以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畿中馬城東院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旣勝，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領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克之。又入南門。延

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為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絕壁臨水。忽有墨書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為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侍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妃收殮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為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元。其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為起。乃與長命結為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為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余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

之游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辯才爲後襲太原王。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徙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群小同飲，擅致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太平。」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蹀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卽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爲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已。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爲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回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勃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

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麤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廡閉門拒之紹義初爲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皇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卽位在晉陽群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太寧中封樂陵王清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

悲鳴如聞

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帝帝又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擊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爲二十七院掘得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以爲太原王紹德詔以襄城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

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隋開皇初卒於并州刺史。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與汝南王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不知名也

波斯狗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機。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楊王仁直。東海王仁謙。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為第二。初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為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歛然斫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為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畫為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轉定州。汲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游獵無度。恣情強暴。云學文宣伯為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蠖。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蠖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臥浴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噓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為後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搯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齊亡。妃鄭氏為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敕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暴亦甚矣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為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合章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為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翫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綠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於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為不足。儼嘗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阿兄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為劣。有廢立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脩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管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弈弈。數步射人。向者雙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無時。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且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強說儼曰。殿下被疎。正由士開問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

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  
 禁推。子宗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  
 伏連曰。奏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  
 邪王受敕。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  
 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  
 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  
 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  
 尊。剝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着孫鳳珍宅上。臣為是矯  
 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  
 入見姊姊。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  
 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強率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  
 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  
 強曰。人少。安德王顧眾而言曰。孝昭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乃數  
 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啟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  
 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  
 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  
 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  
 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為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  
 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  
 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  
 腦滿。輕為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辯  
 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強。都督翟顯貴。於  
 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



光以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巫曰若動此浮圖此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根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舉密迎祖班問之班稱周公殺管叔季友醜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啟太后曰明且欲與仁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啟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于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爲楚帝后居宜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沈審寬恕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又暴。位清都尹。次西河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楊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克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爲膠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質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齊滅。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問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殲覆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翦。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群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呼。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效。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昭和十五年九月十日。朝讀之。此日回雨。稍涼。秋氣濃也。以此日暑中休殿終。

益恭獄其獄直贈嚴峻不亦異哉其乎

韓濟與裴諱相以之受戮殺可敵盡然專燔之曩未之短或謂帝  
然乎與非推無謂焉之資而早聞康尚士開新謂之烈效乎一時  
謂蓋齊南之識難其云莫效而人之言何為焉燬各愛其子豈其  
所親知始末具其未之有也以其所親者無不愛流於禍自平之  
效恐茲難肆跡人倫太風起異辭難辨非曩並融豈即言後又出  
李同自吳越生心精去年則曰茲存之事異矣何同乎而端左如  
聖至命之無他歸命黃寧請出安宮竟不蕪多非萃萃稱姪其備  
則之刺奮其忠良蓋以朝雖良或美矣宋國斯昌大舉肆其虐計  
精讓以至土崩何益太息蒼矣安海以却壤主部報茲辭狀及平  
皇樂封難知則顯險險難言始若蘭刻藁全未可量也而錄其

北史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劉貴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西川中興  
氏南定南

任祥 子胃

莫多婁貸文 子敬顯

庫狄迴洛

庫狄盛

張保洛 賀拔仁 韓建業

封輔相

段琛 范舍樂

尉標 牒舍樂

子相貴

康德

侯莫陳相

薛孤延

斛律羌舉 子孝卿

張瓊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此列平

步大汗薩

薛脩義

慕容儼 庫狄伏連

潘樂

彭樂

暴顯

皮景和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鮮于世榮

傳伏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也少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逼授太尉後歸魏累遷第二鎮人酋長孝武帝初封清水郡公隨入關拜司空神武平夏州普自覆靺城率部歸齊神武神武躬自迎接封河西郡公位太尉薨贈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子洛

洛字受洛干隨孝武入關除尚書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初神武以其父普尊老特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願出萬死力以報深恩及河陰之戰諸軍北度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之神武名其所營地爲迴洛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世卒贈太師大司馬太尉錄尚書諡曰武

可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也曾祖護野肱爲懷朔鎮將遂家焉元寬仁有武畧少與神武相知余朱榮以爲別將隸余朱天光平万俟醜奴等以功封東縣伯孝武帝立累遷渭州刺史元旣早爲神武知遇兼其母兄在東恒表疏與神武往來周文帝有疑心元乃率所部三千戶發渭州西北度烏蘭津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湜待元甚厚湜女壻劉豐生與元深相結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界周文每遣兵邀元元戰必摧之神武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一枚賜元并運資糧候接元至引見執手後拜并州刺史以貪污劾特見原累以軍功拜司空天保初封扶風郡王位太傅太師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錄尚書元用兵務持重未嘗敗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長舉襲道元弟天元亦有將畧便弓馬封昌陽縣伯天保初位殿中七兵二尚書

卒贈都督滄州刺史。謚曰恭武。天元弟天和，以道元勲重，尚東平長公主，賜爵宜安鄉男。文宣受禪，加駙馬都尉，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成臯郡公。濟南卽位，加特進，改封博陵郡公。與楊愔同被殺，追贈司空。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破六韓拔陵之亂，以守城功，除普樂太守、山鹿縣公、靈州鎮城大都督。賀拔岳與靈州刺史曹暉不睦，豐助暉守。岳將自討暉，爲侯莫陳悅所殺。周文帝遣行臺趙善大都督万俟受洛干復來攻圍，引河灌之。暉與豐堅守不下，豐乃東奔神武。神武以豐爲南汾州刺史。河陰之役，豐功居先，神武執其手，嗟賞之。及王思政據長社，豐與高岳等攻之。先是訛言大魚道上行，百姓苦之。豐建水攻策，遏洧水灌城，水長魚鼈皆游焉。城將伯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忽有暴風從東北來，

野

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一忽絕，漂至城下。豐拍浮向土山，爲浪激不時至，西人鉤之，竝爲敵所害。豐壯勇善戰，死日朝，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武忠。子畢嗣，第三子龍，有巧思，位亦通顯。隋開皇中，歷將作大匠，卒於領軍大將軍。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爲制服三年。武平中，暉所生喪，諸弟並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破六韓常，單于之裔也。初呼厨貌，入朝漢，爲魏武所留，遣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本國戶。魏氏方興，率部南轉，去卑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率軍北禦，軍敗，奚及五子俱没于魏。其子孫遂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父孔雀，少驍勇，背其宗人，援陵率部降，余朱榮詔封永安縣侯。第一領人酋長常，孔雀少子，沈敏有膽畧，善騎射。余朱榮死，常歸河西，天平中與冀州刺史

万俟受洛干等東歸神武。上爲武衛將軍。齊受禪，封廣川縣公。拜太子太保。卒於滄州刺史。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人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俠。魏末，以軍功至太中大夫。隨元天穆討平邢杲，歷涇岐二州刺史。後大行臺賀拔岳表授東雍州刺史，令討仇池氏。楊紹先於百頃未還，岳爲侯莫陳悅所殺。祚克仇池還，莫知所歸。俄而神武遣行臺侯景慰諭祚，遂解甲而還。封安定縣公。後隨魏孝武西入，周文帝以祚爲兗州刺史。歷太僕衛尉二卿，尋除東北道大都督、晉州刺史。入據東雍州，神武遣尉景攻降之。芒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除華州刺史。文宣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公。

劉貴，秀容易曲人也。剛恰有氣斷，歷今朱榮府騎兵參軍。榮性

急，貴尤嚴峻，任使多愜。榮心普泰，初行汾州事，棄戍歸齊。神武累遷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加開府西道行臺僕射，貴所歷莫不肆其威酷，非理殺害，視下如草芥。性峭直，攻訐無所回避。雖非佐命元功，然與神武布衣舊，特見親重。卒，贈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謚忠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廟庭。次子洪徽嗣樂縣男。卒，贈都督、燕州刺史。

蔡儁，廣寧石門人也。父普，北方擾亂，走奔五原，守戰有功。拜寧朔將軍。卒，贈燕州刺史。儁豪爽，有膽畧。齊神武微時，深相親附。儁初爲杜洛周所虜，時神武亦在洛周軍中，神武謀誅洛周，儁預其計。事泄，奔葛榮，仍背榮歸。今朱榮從入洛，及從破葛榮，平元顥，封烏洛縣男。隨神武舉義，及平鄴，破韓陵，並有戰功。進爵爲侯，出爲齊州刺史。爲政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五部分吏人畏服之。性好

賓客頗稱施惠。天平中卒於揚州刺史。贈尚書令司空公。謚曰威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也。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榮破後，尒朱榮擢克左右，榮死，尒朱度律以賢為帳內都督，封汾陽縣伯。後為廣州刺史，及齊神武起義，度律以賢素為神武所知，恐有變，遣使徵之，不願去，乃密遣群蠻多舉烽，若有寇至，使者遂為啟，得停賢。仍潛使人通誠於神武，後拜建州刺史。天平初，為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將至，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寶之，賢知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因此致禍，贈尚書令司空。

子裔祠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也。父顯，魏代郡太守。長命性和厚，有器識。參預齊神武起兵，破尒朱氏於韓陵，拜安南將軍。樊子鵠據兗州，反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平之。徙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雖多聚斂，然以恩撫人，少得安集。卒，贈司空。謚曰武壯。子興，字敬興，便弓馬，有武藝，位冠軍將軍。

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隨齊神武於冀州起兵，討破尒朱兆於廣阿，又從破四胡於韓陵，以功封盧鄉縣侯。天平中，為都督廣州刺史。後從神武襲剋西夏州，還為大都督，鎮下館，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贈司徒公。尚書僕射懷以武藝勲誠為神武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神武廟庭。

任祥，字延敬，廣寧人也。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榮署為王，榮敗



擁所部先降拜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公隨齊神武起兵封魏郡公後兼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三司祥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士稱之及斛斯椿釁發祥棄官北走歸神武天平初拜侍中遷徐州刺史在州大有受納然政不殘不爲人所疾苦潁川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迅據城降西魏祥戰失利還北與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共攻拔潁川元象元年卒於鄴贈太尉公錄尚書事子胄性輕俠頗敏慧少在神武左右天平中擢爲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與和末神武攻玉璧還留清河公岳爲行臺鎮守晉州以胄隸之胄飲酒游縱不勤防守神武責之懼遂潛遣使送款於周爲人所糾推勘未得實神武特免之胄內不自安乃與儀同朱文暢參軍房子遠鄭仲禮等陰圖弒逆伏誅

莫多婁貸文太安狄那人也驍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破余朱兆於廣阿封石城縣子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從平余朱兆於赤碛嶺兆自縊貸文獲其屍天平中進爵爲公晉州刺史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信於金墉城周文帝出函谷景與高昂議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斥堠死於周軍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子敬顯嗣疆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令敬顯前驅置營中夜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陣亦命部分將士深見重位至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七年從後主平陽敗歸在并州與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號安德敗武將皆投周軍唯敬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執之斬於閭闔門外責其不留晉陽也

敬顯

庫狄迴洛代人也。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朱榮，榮死，隸朱兆。神武舉兵於信都，迴洛擁眾來歸。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封順陽縣子。累遷夏州刺史。昭帝即位，封順陽郡王。大寧初，為朔州刺史，轉太子太師。卒，贈太尉、定州刺史。

庫狄盛，字安盛，懷朔人也。性和柔，少有武用。初為神武親信都督，從征伐，累遷幽州刺史，封長廣縣公。齊受禪，改封華陽縣公。後拜特進，卒，贈太尉公。

張保洛，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尚氣俠，頗為北土所知。保洛少便弓馬，初從葛榮，榮敗，仍為朱榮統軍。後隸齊神武，神武起兵，保洛為帳內，從破朱兆於廣阿，及韓陵戰，元象初，為西夏州刺史。以前後功，封安武縣伯。又從戰芒山，進爵為侯。文襄嗣事，歷梁州刺史，進爵為公。齊受禪，加開府，仍為刺史。聚斂為百姓所患，濟南初，兼侍中，尋出為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以聚斂免官。

附

賀拔仁

麴珍

段琛

尉標

尉相貴

奪王爵，卒，贈前官。追復本封。從神武出山東，又有賀拔仁、麴珍、段琛、尉標子相貴、康德、韓建業，封輔相。范舍樂、牒舍樂，並以軍功至大官。史失其事。仁字天惠，無善人，以帳內都督從神武破朱氏於韓陵，力戰有功。天保初，封安定郡王。歷數州刺史，太保、太師、右丞相、錄尚書事。武平元年薨，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錄尚書十二州諸軍事，朔州刺史，謚曰武珍。字舍洛，西平酒泉人，壯勇騎射，以帳內從神武。天統中，封安康郡王。武平初，為豫州道行臺尚書令，豫州刺史，卒，贈太尉。琛字懷寶，代人，少有武用。從起兵，天寶中，開府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標代人。太寧初，位司徒，封海昌王。卒，子相貴嗣。相貴，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晉州道行臺尚書僕射，晉州刺史。及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啟周武帝，請師求為內應。周武自率眾

尉相領

康德

韓建業  
封輔相

范舍樂

牒舍樂

從

至城下。子欽等夜開城門，引軍入，鎖相貴，送長安。卒，弟相願、彊、幹有膽畧。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并州，及到鄴，每立計將殺高阿那肱。廢後主立廣寧王，事竟不果。及廣寧被出，相願拔佩刀斫柱而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德代人，歷數州刺史，并省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封新蔡王。建業、輔相俱不知所從來。建業位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以輔相為朔州總管。范舍樂，代人有武藝，筋力絕人，位東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封平舒侯。牒舍樂，武威人，開府儀同三司、營州刺史，封漢中郡公，戰歿關中。

侯莫陳相，代人也。祖社伏頽，魏第一領人酋長。父斛古提，朔州刺史。白水公，相七歲喪父，號慕過人。及長，性雄傑，後從神武起兵，破

四胡於韓陵，力戰有功，封陽平縣伯。後改封白水郡公。天保初，累遷司空，公進爵白水王。又遷大將軍，拜太尉，公兼瀛州刺史。歷太

保朔州刺史。又授太傅，別封義寧郡公。薨於州，贈假黃鉞，右丞相

太宰、太尉、都督朔州刺史。次子晉貴，嚴重，有文武幹畧，襲爵白水

王。武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歸周，授上大將軍，封信安

縣公子。仲宣，太常丞。子弘穎、弘信，雍州司士參軍。子行方，行儉，行

恭。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從神武起兵，以功累加儀同三司。從西征

至蒲津，及竇泰失利，神武班師，延從殿，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十五

刀。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

觀之，延按稍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鬣尾皆焦。

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鬪！」後封平秦公。與諸將討潁川，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為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師，譙華林

孝卿

園文襄啓魏帝坐延階下以辱之齊受禪別賜爵都昌縣公延性好酒率多昏醉以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爲前鋒位太子太保太傅斛律羨舉太安人也世爲部落酋長羨舉少驍果從余朱兆兆破乃歸誠神武神武以其忠於所事亦加嗟賞天平中除大都督後從神武戰於沙苑時議進趣計羨舉曰黑獺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欲一死決有同獠犬或能噬人且渭曲土濘無所用力若不與戰徑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剋拔其根本則黑獺之首可懸軍門神武欲縱火焚之侯景曰當禽以示百姓燒殺誰復信之諸將議既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績後封密縣侯爲東夏州刺史有疫疾刺匈竹筍吮之垂愈因怒創裂而卒贈儀同三司子孝卿嗣孝卿少聰敏機悟有風檢武平末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時政由群豎自趙彥深死後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爲尚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爲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承光詔禪位任城王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便詣鄴仍從周武帝入關授儀同大將軍宣納上士隋開皇中位太府卿戶部尚書

張瓊字德連代人也少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爲亂榮敗余朱榮以爲都督後歷位濟州刺史及余朱氏敗歸神武拜滄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平中神武襲剋夏州以瓊爲慰勞大使留鎮之尋爲周文帝所陷卒贈司徒都督恒州刺史瓊子欣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欣位秩太高深爲憂慮而欣豪險遂與公主情好不篤尋爲孝武所害

時人稱瓊先見。

宋顯字仲華。敦煌效穀人也。性果毅。有幹用。初事朱榮。稍遷爲記室參軍。榮死。世隆等以爲晉州刺史。後歸神武。爲行臺左丞。拜西兗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然勇決有氣幹。檢御左右。咸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沒于行陣。贈司徒公。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廣。平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爲朝廷所知。則頗有力。初以軍功。賜白水子。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敗。爲東徐州防城都督。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枝黨。內懷憂懼。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送之境上。椿遂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隸朱仲遠。仲遠敗。乃歸神武。天

河陽錢

平初。頻以軍功。都督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伏之。渭曲之役。則爲西師圍逼。棄城奔梁。梁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元象初。洛州刺史以前後勲。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於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用。除徐州刺史。取受狼藉。令送晉陽。文襄恕其罪。卒贈司空。謚烈懿。則弟敬寶。位東廣州刺史。與蕭軌攻建業。不剋死焉。

慕容紹宗。字紹宗。是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曾祖騰。歸魏。遂居代。祖郁。岐州刺史。父遠。恒州刺史。紹宗容貌恢毅。少言。深沉。有膽畧。朱榮卽其從舅子也。榮入洛。私告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除翦。恐難制。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若何。對曰。太后淫虐。天下共棄。公旣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實謂非策。不從。後以軍功。封索盧侯。遷朱兆長史。及兆敗。紹宗於烏突城。見神武。遂攜余

未榮妻子并兆餘衆自歸神武神武仍加恩禮所有官爵竝如故  
軍謀兵畧時參預焉及遷鄴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  
事累遷青州刺史時丞相記室孫奉屬紹宗以其兄爲州主簿紹  
宗不用奉譖之神武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所親云大丈夫  
有復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以軍功進爵爲公累遷御史中  
尉屬梁人劉烏黑入寇徐方授徐州刺史執烏黑殺之還除尚書  
左僕射侯景反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又與  
大都督高岳禽梁貞陽侯蕭明於寒山迴軍討侯景於渦陽時景  
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  
凡爾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鞞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  
若然高王未死邪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  
諸將從之囚大捷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  
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堰洧水灌城時紹宗數有凶夢每  
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已還恒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竿也  
其竿盡乎未幾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  
北來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軍將士莫  
不悲惋朝廷嗟傷焉贈太尉謚曰景惠長子士肅以謀反伏法朝  
廷以紹宗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士肅弟三藏三  
藏幼聰敏多武畧頗有父風武平初襲爵燕郡公以軍功歷位武  
衛大將軍周師入鄴齊後主東遁委三藏留守鄴宮齊王公已下  
皆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授儀同大將軍隋  
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副襄陽公韋洸討平嶺南至廣州洸  
中流矢卒詔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以功授大將軍後遷鄜州  
刺史人歌頌之文帝數有勞問又畜產繁滋獲醞醕奉獻資物百

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兔馴壇側。使還以聞。上大悅。改封河內縣男。歷豐州總管。和州刺史。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世爲酋帥。平有容貌美。鬚髯善射。馭襲第一。領人酋長。臨江伯。魏末。以軍功。至武衛將軍。隨朱榮破葛榮。平元顥。封瘦陶縣伯。榮死。朱氏陵僭。平懼禍。後歸神武。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天保初。累遷兗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卒。贈都督瀛州刺史。謚曰莊惠。子孝冲。嗣。孝冲弟長义。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新寧王。隋開皇中。位上柱國。卒於涇州刺史。長义無他才技。在官。以清幹稱。

步大汗薩。代郡西部人。祖榮。代郡太守。父居龍。驤將軍。領人別將。薩初從朱榮。入洛。及平葛榮。累功。爲都督。榮死。又從兆。入洛。及韓陵之敗。以所部降神武。稍遷車騎大將軍。封行唐縣公。晉州刺史。齊受禪。改封義陽郡公。

薛修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也。曾祖紹。魏七兵尚書。祖壽仁。秦州刺史。汾陰公。父寶集。定陽太守。修義少而姦俠。輕財重義。魏正光末。天下兵起。特詔募能得三千人者。用爲別將。修義得七千餘人。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以軍功。拜龍門鎮將。後宗人鳳賢等作亂。圍鎮城。修義以天下紛擾。遂爲逆。自號黃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軍未至。修義慙悔。遣表乞大將招慰。乃降。鳳賢等猶據嶮不降。修義與書降之。乃授鳳賢龍驤將軍。陽夏子。改封汾陰縣侯。余朱榮。以修義反覆。錄送晉陽。與高昂等。竝見拘防。榮赴洛。竝以自隨。置於駝牛署。榮死。魏孝莊。以修義爲弘農。河北河東正平。

四郡大都督時神武爲晉州刺史見之相待甚厚及韓陵之捷以脩義行并州事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脩義爲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招下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從禮初神武欲大城晉中外府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此處雖城何益乃止及沙苑之敗徙秦南汾東雍三州人於并州又欲棄晉以遣家屬向英雄城修義諫曰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爾輩皆負我前不聽我城并州城使我無所趣脩義曰若失守則請誅解律金曰還仰漢小兒守收家口爲質勿與兵馬神武從之以脩義行晉州事及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脩義開門伏甲待之子彥不測虛實於是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後除齊州刺史以黷貨除名追其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俄以軍功進正平郡公加開府天保中卒於太子太保贈司空子文殊嗣脩義從弟嘉族性亦豪爽從神武平四胡於韓陵歷華陽二州刺史卒官子震字文雄位廉州刺史亦著軍功又歷南汾譙二州刺史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人儼之後也容貌出群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余朱氏敗歸神武以勳累遷五城太守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丞尉已下數羅其罪乃謂儼曰府君少爲群下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拜人神武聞三人在邊不和徵相樂還朝以儼代爲刺史遷東荊州刺史行次長社忽爲其部下人所執將投山賊張儉爲守人王崇祖私放獲免神武仍授以軍司共擊平儉始得達州沙苑之敗時諸州多翻陷唯儼獲全天保初以軍功除開府儀同三司六年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蒞等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議以城在江外求忠勇過人者守之衆推儼遂遣鎮郢城始入而梁大都督侯瑱任



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於上流鸚鵡洲造荻蒺，竟數里以塞船路。衆懼儼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於是順士卒心，祈請須臾，衝風驚波，漂斷荻蒺，約復以鐵鑠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蒺復斷絕。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儼出城奮擊，大破之。瑱約又并力圍城，唯煮槐楮葉并紵根水菘菹艾等及靴皮帶筋角等食之。人死，卽火別分食，唯留骸骨。儼猶信賞必罰，分甘同苦。自正月至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請和文宣，以城在江表，有詔還之。及至望帝，悲不自勝，帝親執其手，捋儼鬚，脫帽看髮，歎息久之，曰：自古忠烈，豈過此也！除趙州刺史。天統四年，別封寄氏縣公，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疋。五年，進爵爲義安王。武平元年，爲光州刺史。儼少從征討，經畧雖非所長，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害物。卒贈同徙子。子會位郢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送敕喻之。子會柳其子信獄，尋赦書至，云行臺武王已降。子會乃與寮屬北面慟哭。然後奉命。余朱氏將帥歸神武者，又有代人庫狄伏連，字仲山，本名伏憐，語音連。事余朱榮，至直閣將軍。後從神武，賜爵虵丘男。天保初，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性質朴，勤公事，直衛宮闕，曉夕不離。帝所頗以此見知。然鄙恡愚狠，爲鄭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撻，逼遣築墻。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琅邪王矯殺和士開，伏誅。被支解。伏連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竝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籥，每入庫

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用。至死時唯著敝禪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錄竝歸天府。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爲字。及長。寬厚有膽畧。初歸葛榮。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尔朱榮爲別將。討元顥。以功封敷城縣男。齊神武出牧晉州。引樂爲鎮城都將。後從破尔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從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之不同而止。改封金門郡公。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楊標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鑿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輒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進璽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崤陝。遣其行臺侯莫陳崇。齊子嶺。趣輒關。儀同楊標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詔樂總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又爲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鰲。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爲淮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之地。除瀛州刺史。仍畧淮漢。天保六年。薨於懸瓠。贈假黃鉞。太師。大司司尚書令。子子是嗣。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是沈密。謹慈。以清靖自居。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平末。爲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是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齊王軍授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彭樂字興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初隨杜洛周賊。知其不立。降尔

創

朱榮從破葛榮於滏口。又為都督。從神武與行臺僕射于暉討破  
 羊侃于瑕丘。後叛。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及朱榮遣大都督侯  
 深擊樓。樂又叛。樓降。深神武出山東。樂又隨從韓陵之役。樂先登  
 陷陣。賊眾大崩。封樂城縣公。後以軍功進爵汨陽郡公。除肆州刺  
 史。天平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  
 決戰。曰。我眾賊少。百人取一。差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  
 被刺。腸出。肉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割。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  
 武每追諭以戒之。高仲密之叛也。周文援之。神武迎擊於芒山。候  
 騎言。賊去洛州四十里。蓐食乾餼。神武曰。自應渴死。何待我殺。乃  
 勒陣以待之。西軍至。皆喉爇。樂以數千精騎為右甄。衝西軍北垂  
 所向奔退。遂馳入周文營。人告樂叛。神武曰。樂棄韓樓。事朱榮。  
 背朱榮歸我。又叛入西。事成敗。豈在一樂。但念小人反覆。余俄而  
 西北塵起。樂使告捷。虜西魏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  
 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督將寮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平  
 臨以刃。歷兩陣而唱名焉。諸將乘勝斬首三萬餘。西軍退。神武使  
 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  
 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一束。以歸。言周文漏刃  
 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對。且曰。不為此語放之。神武雖喜  
 其勝。且怒。令伏諸地。親稱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刀將下。  
 者三。噤齟良久。乃止。更請五千騎。取周文。神武曰。爾何放而復言。  
 捉邪。取絹三千疋。壓樂。因賜之。累遷司徒。天保初。封陳留王。遷太  
 尉。二年。謀反。為前行襄州事劉章等告。伏誅。  
 暴顯。字思祖。魏郡序丘人也。祖唱。仕魏為朔州刺史。因家焉。父誕。  
 恒州刺史。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好相表。大必

爲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之。顯善騎射。曾從魏孝莊獵。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後從齊神武起義。信都累遷北徐州刺史。封屯留公。天保中。以贓貨解州。大理禁止。處判未訖。爲合肥被圍。遣顯與步大汗薩等攻梁北徐州。禽其刺史王彊。天統中。累遷位。特進。封定陽王。卒。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正光中。因使遇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神武。後征步落稽。疑賊有伏。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通州刺史。封永寧縣子。景和趨捷。有武用。從襲庫莫奚。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討蠕蠕。每有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景和於武職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平均。故頻有美授。周通好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之。恒令景和案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封廣漢郡公。遷領軍將軍。琅邪王之殺和士開。兵指西闕。內外莫知所爲。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左僕射。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又有平陽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麪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餌。愚人以爲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爲逆亂。謀泄。乃潛度河。聚衆。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景和遣騎擊破之。禽子饒。送鄴烹之。及吳明徹圍壽陽。敕景和與賀拔伏恩救之。是時拒明徹者多。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除尚書令。武平六年。卒。贈太尉。錄尚書。長子信。機悟有風神。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於勳貴子弟中。稱其識鑒。降周

軍授上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達開皇中。通事舍人。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絕。久而獲蘇。不能下食。三日而死。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祈連山。因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父元成。燕郡太守。猛少有志氣。便弓馬。初爲尙朱榮親信。榮被害。從尙朱兆入洛。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尙朱京欲投神武。召之與俱。舉稍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猛以素蒙兆恩。卽背京。纏復歸兆。兆敗。猛與斛律羗舉乞伏貴和逃亡。及見獲。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貴和配婁昭。羗舉以故酋長子。故無所配。旣而三人並爲神武親信。後都督尙朱文暢將爲逆。猛曰。昔事其父兄。寧今日受死。不忍告而殺之。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而益親之。以軍功封廣興縣侯。梁使來聘。云求角武藝。文襄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校挽彊弓。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梁人嗟服。天保初。除東秦州刺史。河清三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敕猛覘賊中。一騎將超出來鬪。猛卽斬之。天統五年。除并省尙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容稟。趙彥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奏言。猛與彥深前推瑯邪王。事有意。故於是出猛爲定州刺史。彥深爲西兗州刺史。卽日首途。先是謠曰。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噉餅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至是其言乃驗。猛行至牛蘭。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時。猛亦知情。遂被追還。削王爵。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吏人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携引之。韓長鸞等沮難。復授膠州刺史。後除大將軍。齊亡。入

周卒初猛與尉興慶謝猥餒竝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興慶救神武之窘爲軍所殺神武歎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如相者言卒以榮寵自畢興慶事見齊本紀興慶每入陣常自署名於背神武使求其尸祭之於死處立浮圖世謂高王浮圖云於是超贈儀同涇州刺史謚曰閔壯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之五世孫也高祖度陳留王景安沈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父永敬迴代郡公授之隨魏孝武帝西入關天平末周齊交戰景安臨陣東歸芒山之戰以功賜爵西華縣男代郡公如故景安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梁使至恒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天保初別封興勢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累遷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詔景安與諸將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文宣聞之遣使推檢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以所斂贓絹五百匹賜以彰清節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天統四年除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久在邊州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被以恩威咸得寧輯武平末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寧郡公討稽胡戰沒初永兄祚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誅諸元親近者如景安之徒疏宗議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遂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以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

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种子豫。字景豫。美容儀。有器幹。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云。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莫妄言。問景皓。與豫同。獲免。卒於東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也。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隨母。為獨孤家養。遂從其姓。天保初。除中書舍人。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為文宣所知。後為洛州刺史。河陽行臺左丞。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永業久在河陽。善於招撫。周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為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感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為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河洛人庶多思永業。又除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恩。恩故不出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至。乃去。進位開府。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須達告降於周。授上柱國。應公。宣政末。為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為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世榮少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為神武親信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天統二年。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思好。封義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代。送瑪瑙酒鍾與之。得便撞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常竊歎。見徵稅無厭。賞賜過度。發言歎息。

焉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傅伏太安人也。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人大都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剋晉州執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從。周剋并州遣韋孝寬以伏子世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卽給告身以金瑪瑙二酒鍾爲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卽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召伏伏聞後主已被獲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與同食令於侍伯色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卽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正爲傅伏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爲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後兵將軍存全節有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于苟生鎮南兗州。周武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本字鵬蠻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旣爲開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沈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毆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晉州敗後爲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



高寶寧

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畧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旣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疋歸之。又有代人高寶寧，武平末爲營州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武帝平齊，遣信招慰，不受敕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寶寧上表勸進。范陽王署寶寧爲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起兵，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屠范陽，還據黃龍。

論曰：余朱殘逆，遠效誠欵，知神武陵逼，隨帝西遷，去就之途，未爲失節。道元感母兄之戀，荷知遇之恩，思親懷舊，固其宜矣。生不屈西朝，歸誠河朔，保年之於開義，異策名竝乘，幾獨運，異夫盜寶竊邑者也。神武招携，理殊納叛，諸將擇木，情非背恩，故能各立功名，終極榮寵，神敬力屈，東維未虧，臣節其被恩化，蓋亦明主之仁焉。劉貴察儁，有先見之明，匡贊霸業，配饗清廟，豈徒然也。韓賢尉長命，主懷任祥，莫多婁貸文，庫狄迴洛，庫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羌舉，張瓊，宋顯，王則等，竝運屬時來，或因羈旅，馮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爲王侯，固爲宜矣。孝卿功臣之胤，自致公卿，立履之地，亦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畧，在世見重，昔事余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神武遺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渦水，徃若摧枯，竿盡數竒，逢斯禍酷，悲夫。三藏連屬危亡，貞槩自處，可謂不隕門節矣。叱列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儼，潘樂，彭樂，暴顯，皮景和，綦連猛，元景安等，策名戎幕，備開夷險，位高任重，咸遂本誠，永業世榮之徒，國危方見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所貴乎。



官  
許良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為中書舍人沮渠氏滅因徙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司徒父機贈太尉騰少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歸尔朱榮尋為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為晉州又引為長史封石安縣伯及起兵於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累遷郡公入為侍中尋兼尚書左僕射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騰願尚之而公主欲侍中封隆之騰妬隆之遂相間搆神武敬免騰官俄而復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隆之見忌慮禍奔晉陽神武入討椿留騰行并州事人為尚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除侍中兼尚書令時西魏攻南兗州詔騰率諸將討之騰性怯無威畧失利而還又除司徒餘官如故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貴推訪不得疑其為人婢及為司徒奴婢訴良者皆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解司徒尋為尚書業亦太保仍侍中遷太傅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為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色騰納之為妾其妻袁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為妻詔封丹楊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回授其女其違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已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財不行備藏銀器盜為家物親狎小人專為聚斂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焉神武文襄屢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薨贈太師開府錄尚書事謚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饗神武廟庭子鳳珍嗣性庸暗卒於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為闈人徐成養子少時以貨升為事或曰父幹為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參定功神武命為

初給田

碾磴

弟仍云勃海裔人幹贈司徒公隆之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沉有志氣初行臺于暉引為郎中與神武深相結託後從起兵於山東累遷并州刺史入為尚書右僕射時初給人田權貴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啟神武更均平之又領營構大將以十萬夫徹洛陽宮殿運於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磴並有利於時魏自孝昌之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為煩擾隆之請非實邊要見兵馬者悉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旬日獲五萬餘人而群小謹囂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武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為王尋以本官錄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好小巧至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射棚土上立三人像為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棚土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先是文襄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文襄崩隆之故文宣並欲害之不見許文宣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隆之子姪於楊遵彥前妻帝妹也故遵彥讒毀日至崔季舒等仍以前隙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已能裁文宣以其受任既久知有寃狀便宜申滌何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昶宴語昶曰與王交遊當死生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文帝未登庸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將受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大怒

罵曰。徐家老公。令壯士築自餘拳。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中。贈太尉。太保。陽夏王。竟不得謚。隆之雖不學涉。而欽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爲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文宣末年。多猜害。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於前。慧登言乞命。帝曰。不得已。以鞭扣鞍。一時頭絕。竝投之漳水。發隆之冢。出屍。其貌不敗。斬骸骨。焚之。棄於漳流。天下冤之。隆之嗣。遂絕。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爲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僕卿任集。同加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竝構成其罪。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內溫人也。徙居雲中。因家焉。如初爲懷朔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孝昌中。并州淪陷。子如南奔肆州。爲尒朱榮所禮。封平遙子。稍遷大行臺郎。榮死。隨榮妻子與尒朱世隆等。走出京城。節閔帝立。以前後功。進爵。陽平郡公。神武入洛。以爲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左僕射。開府。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神武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及還。神武武明后。俱有齋遺。率以爲常。子如性旣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者。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爲。轉尚書令。及文襄輔政。以賄爲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辭曰。司馬子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齋牝牛犢。犢在道死。唯齋角存。此外皆人上。

取得神武書敕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以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見之哀其顛顛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蠶賜酒百瓶羊五百口粳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邪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厲甚有聲譽詔復官爵別封野王縣男齊受禪以翼贊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子如性滑稽不事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竝加欽愛復以此稱之然素無鯁正不能以平道處物文襄時中尉崔暹黃門郎崔季舒俱被任用文襄崩暹等赴晉陽子如以糾劾之釁乃啟文宣言其罪勸帝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為有司所奏文宣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薨贈太師太尉謚曰文明長子消難嗣

消難字道融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神好自矯飾以求名譽子如既當朝貴盛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瞻等皆遊其門稍遷光祿卿出為北豫州刺史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為百姓所附不能廉潔為御史所劾又尚公主而情好不睦公主愬之屬文宣在并州驛召上黨王煥煥懼害斬使者東奔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煥之初走朝士疑赴成臯云若與司馬北豫連謀必為國患此言達於文宣頗見疑消難懼密令所親人河東裴藻間行入關請降入周封滎陽郡公累遷大司寇從武帝東伐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大後丞女為靜帝后尋出為邳州總管及隋文帝輔政消難乃與蜀公尉遲迥合勢舉兵使其子承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位司空隋郡公初隋武元帝之迎消難結為兄弟情

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爲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特被引見，尋卒於家。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覆者，皆以方之。其妻高齊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及赴邳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文帝曰：「榮陽公，携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母子因此獲免。子譚，卽高氏所生，以消難勲，拜儀同大將軍。至消難除名。

裴藻，字文芳，少機辯，有不羈之志。爲子如太傅主簿。消難鎮北豫，又以爲中兵參軍。入周，封聞喜縣男。除晉州刺史。子如兄纂，纂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潁州刺史，肆行姦穢，將見推懼，遂從侯景。文襄猶以子如恩舊，免其諸弟死罪。徙北邊。世雲以侯景敗於渦陽，復有異志，爲景所殺。世雲弟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郎。天平中，叔父子如執鈞當軸，膺之旣宰相，猶子兼自有名望，所與遊集，蓋一時名流。與邢子才、王景等，竝爲莫逆之交。及兄世雲陷於逆亂，甚親皆應誅。膺之及諸弟，竝有人才，爲朝廷所惜。文襄特減死，徙近鎮。文宣嗣業得還，齊受禪，子如別封須昌縣公。廼授膺之子如撫，愛甚慈。膺之昆季事之如父，性方古，不會俗舊，與楊愔同爲黃門郎，至愔爲尚書令，抗禮如初。愔嘗有從姊，慘尚書卿尹，皆跪弔。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愔，威儀道引，乃於樹下側避之。愔於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然以其疎簡傲物，竟天保間，淪滯不齒。乾明中，除衛尉少卿，遷國子祭酒。河清末，拜金紫光祿大夫，患泄痢，積年不起。武平中，就家拜儀同三司。班台之貴，近世專以賞勲勤。膺之雖爲猥雜，名器猶重。初司徒趙彥深起自孤微，爲子如管記。膺之甚相忽，不爲之禮。及彥深

爲宰相朝士輻湊膺之自念故被延請永不至門每與相見捧袂而已太常卿段孝言左丞相孝先之弟也位望甚隆嘗詣其弟幼之舉座傾敬膺之時牽疾在外齋馮几而坐不爲動容直言我患病久太常不得致怪黃門郎陸杳貴遊後進膺之嘗與杳忽後至寒溫而已杳遂輟園宅閑素門無雜客性不飲酒而不愛重寶遊病久不復堪讀書或以弈碁永日名士有素懷者時相尋候無雜言唯論經史好讀太玄經又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患病十七年竟不愈亡歲以痢疾終膺之弟子瑞爲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爲朝廷所許以疾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贈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文節子瑞妻陸令萱妹及令萱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溫縣伯諸子亦竝居顯職同遊給事黃門侍郎同回太常少卿同憲通直常侍同遊終爲佳吏隋開皇中爲尚書戶部侍郎卒於遂州刺史子瑞弟幼之清貞有行武平末爲大理卿開皇中卒於眉州刺史

竇泰字世寧太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胄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爲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碁而不產大懼有巫曰度河前褭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畧泰父兄戰歿於鎮泰身負骸骨歸尔朱榮以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爲晉川請泰爲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勲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寮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爲周文帝所襲衆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



有惠化。尼諶云：寶行臺去不迴。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未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寶中尉宿直兵使，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且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謚曰武貞。秦妻武明婁后妹也。秦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埃官其先。有居此職者，因以氏焉。景性溫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武入杜洛周中，仍共歸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尋進封爲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勲戚，每有軍事，與庫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爲不剝公？神武誠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荅。改封長樂郡公。歷爲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景，景恚，臥不動。叫曰：殺我時，趣邪？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爲爾汲水，脈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爲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爲牆，人相扶爲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邪？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

于

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勳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子粲少歷顯職性麓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為王粲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怪遣使就宅問之隔門謂使人曰天子不封粲父作王粲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敕粲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毀韶諭旨粲見韶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粲襲爵位司徒太傅薨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世辯率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群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顧隋開皇中卒於浙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內子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時神武

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雄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為中軍大都督從破介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徙濮陽郡公授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後從神武入洛兗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為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賊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為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屬昭舉其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謚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長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為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

定遠

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畧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金造遠陰與思奸通後主令開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府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叡

叡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爲神武帳內都督封掖縣子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爲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除領軍將軍別封安定侯叡無佗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爲尚書左丞宋仲羨彈奏經赦乃免尋爲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偏師赴縣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王子產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庫狄干善無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方干鯁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孝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爲刺史費穆送于尔朱榮以軍主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爲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之時周文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度干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爲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煩擾然清約

自居不爲吏人所患。遷太師。天平初，以千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總大衆，威望之重，爲諸將所伏，而最爲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常，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薨，贈假黃鉞、太宰，給輜輶車，謚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鎚。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竝知書。干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伏敬，位儀同三司。卒。子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竒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遺之。」士文至州，發摘姦諂，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八百，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厲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擲，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嘗言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文，司馬蝮蛇，曠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逆，盡坐免。未幾，爲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貴要無乃必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

後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妬譖之。文獻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聘以爲妻。由是君明士文竝爲御史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深沈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爲鎮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余朱兆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從破余朱兆於赤嶺。再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爲御史糾劾。削除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勳庸。歷登台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謚曰肅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飲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歷術。專意星象。正光中。謂人曰。吾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亂起此地。天下因此橫流。無可避也。未幾如言。榮初之杜洛周。因奔余朱榮。及神武起兵。榮贊成之。神武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克。榮轉輸無闕。神武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轉授瀛州刺

關

流人部

史榮妻武明皇后長姊也。榮恐神武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歷相濟秦三州，所在百姓愛之。神武將圖闕右，榮稱未可。及渭曲敗，神武曰：「不用段榮言，以至於此。」尋除山東大行臺，領本州流人大都督，甚得物情。卒，贈太尉，謚曰昭景。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詔嗣。

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以武明皇后甥，神武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為心腹。領親信都督神武，拒尔朱兆於廣阿，憚兆兵衆，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疆者，得天下之心。尔朱兆裂冠毀冕，拔本塞原，芒山之會，縉紳何罪？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從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誅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神武曰：「吾雖以順討逆，恐無天命。」韶曰：「聞小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今尔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智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鬪，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挑戰，敗之。頻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後迴賜父爵，姑臧縣侯。芒山之役，為負拔勝所窘，韶從傍馳馬，反射斃其馬，追騎不敢進，遂免。賜鞍下馬并金，進爵為公。及征玉壁，攻城未下，神武不豫，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謂孝先論兵，殊有英畧。若比來用其謀，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危篤，欲委孝先以鄴下事，若何？」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者。」仍令韶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顧命文襄以孝先為託，令軍旅大事並與籌之。及神武崩，侯景反，文襄還鄴，留韶守晉陽，委以軍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宣受禪，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令思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

東方白額

去

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豫。自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奔。進破超達軍。迴復廣陵。霸先遁走。旋師宿豫。遣辯士喻白額。白額開門請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爲用。斬之。并其諸弟。竝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司空。司徒。大將軍。尚書令。太子太師。以繼母憂去職。尋起爲大司馬。仍爲尚書令。遷錄尚書事。并州刺史。後與東安王婁叡。平高歸彥。遷太傅。仍涖并州爲政。不存小察。甚得人和。周文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之。時大雪。諸將或欲逆之。詔曰。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進位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詔以爲護外託爲相。其實王也。爲母請和。不通一介之使。據移送書。恐示以弱。且外許之。待通和。往復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母。仍遣將尉遲迴等襲洛陽。詔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芸山下。逗留未進。武成召詔欲赴洛陽圍。但以突厥爲慮。詔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西羌闕逼。是膏肓之病。帝仍令詔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遇周軍於大和谷。與將軍陣以待之。詔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上山逆戰。詔且却引。待其力斃。下馬擊之。周人大潰。洛城圍亦卽奔遁。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左丞相。四年。別封永昌郡公。食滄州。武平二年。出晉州道。到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詔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往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敵之絕險。諸將莫可攻圍。詔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會兵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

與諸葛  
同證可  
謂榮矣

盡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  
攻邊解律光先率軍禦之韶亦請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人於姚襄  
城南更起城鎮韶抽壯士從北襲之使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內  
外相應進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  
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圖之從之  
六月徙圍定陽七月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曰此城  
三面重澗竝無走路唯慮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  
乃設伏其夜果如策伏兵擊之大潰韶竟以病薨賜溫明秘器輜  
輶車軍校之士陣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相國太尉  
錄尚書事謚忠武韶出總軍旅入參幃帷功既居高重以婚媾之  
故望傾朝野而長於計畧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又雅性溫慎有  
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代勲貴家罕有  
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魏黃門郎元瑀妻皇甫氏  
緣瑀謀逆沒官韶美之上啟固請文襄賜之別宅處之禮同正嫡  
尤嗇於財親戚故舊畧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  
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元妃所生三子懿深亮皆宦  
達懿字德猷尚潁川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封平原王位行臺右  
僕射兼殿中尚書卒子寶鼎尚中山長公主隋開皇中開府儀同  
三司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深字德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  
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尚東安公主位侍中韶病篤韶封深濟北王  
以慰其意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亮字德堪隋大業初位汴  
州刺史卒於汝南郡守

韶弟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齊受禪其兄韶以別封霸城縣侯授之  
歷中書黃門侍郎典機密又歷祕書監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



以勲戚致位通顯。驕奢無憚。嘗夜過其客宋孝王家。呼坊人防援。不時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其夫覺。又拷掠而殞。特苑內須果木。課人間及僧寺。備輸。孝言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中。須石。差車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發出。爲海州刺史。累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爲助。加侍中。孝言待物不平。抽擢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於衆中抗言。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對。唯厲色遣下。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祖珽之短。及珽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恣情用捨。請謁大行。敕浚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酈孝裕尚書左戶郎中。薛叔昭司州中從事。崔龍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微等。竝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爲已任。皆隨事報荅。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是險縱之流。尋遷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取婁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爲此內外不和。更相糾列。又於晉陽監作。坐事除名。徙光州。隆化主敗後。有敕追還。孝言雖贖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以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關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賸者。亦時乞遺。時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位上開府。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魏道武時。內附。位大羽真。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那瓌。光祿大夫。贈司空。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隄地知軍度。遠近初爲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瓌見金

獵射。歎其工。及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眾屬焉。署金為王。金度陵終敗。乃統所部。叛陵。詣雲州。魏除為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鷹臣。仍稍引南。出黃瓜堆。為杜洛周所破。與兄平二人脫身。歸。朱榮為別將。孝莊立。賜爵阜城男。位金紫。光祿大夫。神武密懷匡復。金贊成大謀。太昌初。為汾州刺史。進爵為侯。從神武破紇豆陵於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軍為西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簿帳。歷營。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便戰。金曰。眾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崩。喪甲士八萬。侯景歛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橋。衣甲厚。射之不入。賀拔仁候其轉面。射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幾至危矣。及高仲密西叛。周文攻洛陽。從神武破之。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字。作屋況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信之。及文襄嗣事。為肆州刺史。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就除太師。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極夜方罷。帝欣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為武衛大將軍。賜帛五千匹。謂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為藩衛。仍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諸王皆從。其見待如此。後蠕蠕為突厥破散。慮其犯塞。詔金屯兵白道。以備之。多所俘獲。并表陳虜可取狀。文宣乃與金共討之。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帝晚年敗德。嘗持稍走馬。以擬金胸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孝昭踐阼。納其孫女為皇太子妃。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神即位。禮遇彌重。又納其孫

女爲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遙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映廊下。文遙還覆奏。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三年薨。年八十。贈假黃鉞。相國太尉公。贈錢百萬。謚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爲侯景部下。彭樂謂高敖曹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雁雙飛。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後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孝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禽於陣。神武卽擢授都督。封永樂子。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鵬都督。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爲皇太子。求妃。孝昭以光世載醇謹。納其長女爲太子妃。歷位太子太保。尚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周大司馬尉遲迴。齊公憲。庸公王雄等。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於芒山。迴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迴憲僅而獲免。仍築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勳遷太尉。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中。河椎水。及帝卽位。朝政漸紊。齊人椎水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先是武成納光第二女爲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光轉大將。

軍三年六月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弟羨竝復位秋除太保襲  
爵咸陽王遷太傅十二月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  
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纔交周將宇文桀衆大潰直到宜陽  
軍還擊周齊王憲等衆大潰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  
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  
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抱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  
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畧圍宜  
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于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  
還軍未至鄴敕令便放兵散光以功勲者未得慰勞若散恩澤不  
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  
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  
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別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  
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  
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賂其從奴搯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  
夜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戶授其  
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珽  
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解斛律於  
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珽由是懼又穆提婆求娶  
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  
種禾飼馬以擬寇難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  
婆租賃之於是官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  
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周  
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濞漏之於鄴曰百斗飛上天明月  
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榭樹不扶自豎珽讀之曰盲老公背

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嘗以饒舌為斥已。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啟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為不可。事寢。光又嘗謂人曰。今軍人皆無禪袴。後宮內參一賜數萬匹。府藏稍空。此是何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關相王何事。珽又通啟求見。帝使以庫車載入。珽因請問。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啟。即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理。未可。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不決行。萬一事泄。如何。帝然洪珍言。而猶預未決。班令武都妾兄顏玄告光。謀為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先是天狗西流。占曰。秦地秦即咸陽也。自太廟及光宅。竝見血。先是三日鼠常晝見光寢室。常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二物。如黑猪。從地出。走其穴。膩滑大蛇。屢見屋脊。有聲如彈丸落。又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既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敕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為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請賜其一駿馬。令明日乘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絃貫其頸。遂拉殺之。年五十八。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反。族滅之。使二千石郎邢祖信掌簿籍其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絹二張。珽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

田  
法

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卽以杖之一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祖信少年時。父遜爲李庶所卿。因詣庶。謂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庶父諧杖庶而謝焉。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何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爲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卽歸之。在西境築定。誇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嚴。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隣敵懾憚。罪旣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長子武都。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梁克二州刺史。所在唯事聚斂。光死。遣使於州。斬之。小子鍾。年甫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車騎將軍。

羨字豐樂。少機警。善騎射。河清三年。爲都督幽州刺史。其年突厥十餘萬寇州境。羨總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容齊整。遂不敢戰。遣使求款附。天統元年五月。突厥可汗遣使請朝貢。自是歲時不絕。羨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羨以虜屢犯邊塞。自庫推戍東拒於海。二千餘里。其間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尊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公私獲利。在州養馬二千匹。部曲三千。以備邊。突厥謂之南面可汗。四年。遣行

臺尚書令別封高城縣侯。羨歷事數帝，以謹直稱，雖極榮寵，不自矜尚。以合門貴盛，深以爲憂。武平元年，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詔不許。其年秋，進爵荆山郡王。羨慮禍，使人騎快騾，迎至鄴，無日不得音問。後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憂之。又夢著枷鎖，勸豐樂速奔突厥，羨不從。占其夢曰：枷者加官，鎖者鎖。鎖，鎖吉利。及光誅，敕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馳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既至門者，白羨曰：使人裹甲馬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見執，死於長史聽事。謂其妻曰：啟太后，臣兄弟死，自當知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并害五子。年十五已下者，宥之。羨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至閤，日晚而歸，吏人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嗣明，道術之士也，爲羨所欽，竊問之，荅云：須有攘厥數日，而有此變。羨及光竝工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三世衰矣。每日令出田，還卽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掖。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恒蒙賞，羨或被捶，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上著箭，前豐樂隨處卽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言。金兄平少便弓馬，神武起以都督從，皇建初封定陽郡公，後爲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練兵訓旅，遙制朝權，鄴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康亂爲懷，而厚斂貨財，填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文襄入輔，責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厭，豈易聞焉。子如徒以小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

昧恩結寵私。勲德莫聞。坐致台輔。消難去齊。歸周義非殉國。向背不已。晚又奔陳。一之文甚。胡可而再。磨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有足稱者。竇秦尉景。婁昭。庫狄干。韓軌等。竝以外戚近親。屬雲雷之舉。位非寵進。功籍勢成。附翼攀鱗。鬱爲佐命之首。定遠以常人之才。而因趙郡忠正。將以志除朝蠹。謀逐佞臣。而信納姦凶。反受其亂。遂使庸豎肆毒。賢戚見誅。敗政害時。莫大於此。鄙語曰。利以昏智。況定遠非智者乎。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關外。或任處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爲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踰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得也。禮云。率性之謂道。此其效歟。斛律金以神武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視其盈滿之形。動之微也。纒及夜。崩遂至。諒其卽處。履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姿。戰將兵權。暗同韜畧。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威。而太寧已還。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旣而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疆隣滅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者歟。

可爲深戒者歟

十五年七月十五日曜日報



